

纪，英镑一直以储蓄、国债等形式被外国政府或跨国企业持有，用于贸易和资本交易或汇率干预，但站在英国立场，这实际是可随时被提取的外债。二战及其之后十年的殖民地战争，英国产生巨额外债，尤其海外作战支出全用英镑，导致海外英镑激增，鉴于自身竞争力低下，英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局面越来越大。这种背景下，各国明显地在“远离英镑”。20世纪60年代，英国持有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仅能兑换海外市场英镑（35亿—40亿）存量的20%，于是大规模英镑抛售潮密集涌来。无奈之下，1968年起，英国接受国际清算银行和其他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融资，在抛售英镑时用借来的美元补缺，以此清理“过剩英镑”，那些以英国国债形式被持有的英镑换成了美元，这般操作宣告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被终结——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在1950年时有57%，到1971年更是跌至区区十几个百分点。

当前，身为“储备货币”的美元，其实大多以美国国债形式存在，其最大的保有国之一就是中国，“就像当年的英国一样，美国距离被庞大外债摆布的日子并不遥远”。达利奥坦率地表示，中国尚无计划也无意愿这样做，但美国（准确说华尔街投行）屡屡以此实施“灭国攻击”，让其他国家神经紧绷，“美元被高度‘武器化’了”。

美国学者史密茜在所著《金钱奇才》里诠释了“美元灭国”的方程式：假设有个沃斯利特共和国，其央行发行的沃元与美元等值挂钩，其发行、回收均与美元相同，即如果沃斯利特想向银行系统注入沃元

美国把“美元大棒”用到极致，结果把更多国家尤其是欧洲推到对立面，就越推动欧洲去打造美国金融体系的真正替代品，这最终将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及其有效实施制裁的能力。

流动性，就得进入开放市场购买美元或美国政府证券，美元或证券出售方获得沃元，又有新的沃元进入沃斯利特银行系统。同时，随着资本自由流动，美国投资者在沃斯利特全力买进股票和债券，使更多美元流入。因为美元利率较低，沃斯利特政府、银行、商人也盲目借入美元，便于国际交易和基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该国美元债务达到顶点。

恰巧一天，为华尔街B投行工作的杰米获悉沃斯利特底层民众酝酿抗议，获得土地权力和更好的工作条件。杰米找到老板，说该国将有动荡，“我们不仅要卖出那里的股票，还要抛空沃元。”这意味着B投行将缔结卖空协议，在未来某个时间以当前价格出售货币，即1沃元卖得1美元，这样他们就不会亏损，如果届时沃元一旦贬值到仅兑换0.5美元，那么到约定期限，B投行就能用0.5美元购进1沃元，再根据原先的“抛空合同”以每沃元兑1美元的价格卖出。就这样，B投行卖出在沃斯利特的股票，并订立抛空沃元协议，其他投资者蜂拥而至，货币攻击来了！

为维持沃元价值，沃国能做的只能拿自己的美元或债券储备到开放市场买进沃元，可如果货币进攻长期化，其美元储备势必耗尽，况且买进沃元之际，也形同把它们从货币循环里回收，导致沃国内货币供应骤减，利率上升，投资减少，

失业率上升，社会动荡。此时，筋疲力尽的沃斯利特不得不使沃元贬值一半，以便用更合理的沃元供应体系弥补亏空的银行储备，美国华尔街赢了！

这就是为什么2017年以来三分之二国债以美元计价的新兴市场国家巴西、阿根廷如此不堪一击。德国《世界报》金融版编辑霍尔格·切皮茨表示，对发达国家而言，由于它们大多是工业国，在资本自由流动下，可保持本币汇率在有限范围内浮动。但对经济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，本币一旦与美元挂钩，其央行只能用货币政策调整汇率，而这在面临严重国内问题时却起不到太大作用。国内一旦动荡，投机者就会借助华尔街强大实力发动货币冲击，“鼓动投机者进行投机行为的大公司，比许多国家的央行都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美元。不要忘了，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关键，是支撑大多数外国货币的‘储备’，因为能容易获得大量最有力的货币武器，华尔街一旦开火，多数情况下，都能迫使外国货币崩溃，继而是IMF的货币紧缩措施，让受害国金融乃至经济主权被剥夺，这是一条走向灾难的单行道”。

特里芬悖论应验

美元主宰世界贸易不是一天两